

新開

新開

新開

卷三第

本期內容

.....

爭取和平的高官政變重要.....

「事之不公」之原因.....

對於當前嚴重局勢的估計.....

從富爾頓到蘇黎世.....

——對邱吉爾演說應有的認識.....

論神學與現實的武器.....

——學習及談話.....

柏拉圖、運動、空間、時間（哲學講座）.....

三種文件公佈以後的政治動向（政治講座）.....

我和行知先生.....

贈閱



出版日八十二月九年五十三





# 唯民雜誌

## 爭取和平較高官厚祿更重要

美國商務部長華萊士，——羅斯福總統時代的僚友，留在杜魯門政府中的最後一個，終於在麥迪遜廣場，發表了主張繼承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政策的演說以後，被美國的軍閥，催着查本家們聯合起來壓迫他辭去現任商務部長之職了。

他在提出辭呈十小時後，再度廣播演說，重申和平奮鬥的信念，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也談到於政黨政治的任何方面重要。此或可表示人類以及世界生存在絕望的分野。因此，當爭取和平而奮鬥，實在是極端重要，故吾人之每一份子，均應親參加奮鬥為一種神聖的責任。

美國內閣今天並沒有戰爭，也就是說美國今天還沒有不和平的內戰，或切身之痛的內戰，待美國人民來爭取，待美國政府中人如華萊士這樣重要的一高官厚祿，若來爭取，然而華萊士却為未來的美國爭取和平，為今天的世界爭取和平，雖然決然把高官厚祿的商務部長棄之為敝屣了。因為他認為「爭取和平較高官厚祿更為重要。」

他是民主黨黨員，并且是執教的民主黨黨員，但他在外交政策上與之鬥爭的也是執教的民主黨黨員，老實說，即是杜魯門總統與貝爾納斯國務卿。在他看來，雖然他因信民主黨內負責的同志，但如果一旦認為他所執行的政策違背了黨，違背了人民的利益，他就應該起來與之鬥爭，即對於民主黨的本身，或者被招來某種損害，例如

他也不會。因為他認為「爭取和平……也較對於政黨政治的任何願慮重要。」

有一個人們爭和平，看來，高官厚祿更重要，也較對於政黨政治的任何願慮重要，內戰由他

## 事之不公 寧甚於此？

「今天中國現在是一個無給的國家，而內部則污穢不堪。污穢之原因不止一端，而用兵為其最大者。一個國家的土地錢收入中，預算上有五塊，而實際上只有七八塊是拿來發活一大羣自己不生產，而且妨礙別人生產的兵八爺，只有二三塊錢來辦別的事情，以致政府增加發鈔票預費，窮途外，無第二個財政辦法。公務員務復從公，兒啼女哭，若有銀錢過手，不是人人是聖賢，貪污自所難免，而且將日漸加多。」

以上演說話，引自本月(七月)二十二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何永浩先生著：「試以退出國庫方法來解決紛爭」一文。何先生演說文字說明中國污穢不堪的原因是由於兵兵，貪污日多的原因，是由於政治不良，主要是說明一切皆由政治解決，這該算得是簡單解決了。

「當權者也不是沒有政治解決的願望，……分軍事，七分政治」成了十餘年來的口號，政府覆著人尤一再中言願以政治方式解決內爭，但其所謂「政治方式」一語猶至為狹窄，不過以諸客方式，選擇個別黨別派的人來做幾個無足重要的部

內戰，好官我自為之。尤其是我所深知的某院長在中國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的長期中，無論左右派上台，他都沒有下過台。以前有時他還投投機，說幾句好聽人說的話，現在連話都不敢說了，拖著他的高官厚祿，死死不放，其實如他真正出來說說話，甚至真正出來為爭取和平奮鬥一下，高官厚祿也未必要丟的。

現在却盛傳說某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主任已在表示辭職了，這不能不說是空谷足音，或者因為一個什麼籌備會主任并不是什麼高官厚祿吧！但只要一張包含有一絲絲爭取和平之意，還是值得稱讚！(元)

## 事之不公 寧甚於此？

勵行主義之宣傳，及無新新生活運動而已。殊不知政治之腐敗，遠非此二三事所能盡，未能參加(投身)好，通過代議士(好)國家基本政策之討論而且只有發言權者，不算是那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內有份兒。印度政府內也有印人部長，其地方政府且多以印人充任，然印度亦覺得對於印度個國家有份，硬要獨立，坐享清福而不顧。正因為印度根本大策取於總督之一人，而總督又需聽命於倫敦，印度人無份也。(同前引)

這段話說明高客時的政府改組是極局，比一些人做做不依的高言文更有方，而且很顯明的說明了中國這一國家，大多數中國人民沒有份兒的；中國人無可憐，好多人自以為是中國人，其實中國并不是他們的，然則……這有了份兒呢？請再看何先生說。

「所謂國家基本政策，例如國家收入與支出之一點。因為一個國家同一個人一樣，沒有錢(這裏所謂「錢」，當然不是指法幣，而是包括一切政府所用的物資，如穀物得之而食)則一事莫辦。國家要辦一事，一定要先有錢，英美

(下接十頁下欄)

# 對於當前嚴重局勢的估計

鄧初民

重慶大公報南京二十一日專電：「和談沉瀾，中共方面已於二十一日午後以第二次備忘錄送交馬帥，催開三人會議，并希望能於二十三日得到確實答覆，否則周原乘將在滬公佈歷次商談紀錄，馬帥司徒兩調人，則仍主張先開五人會，再由五人達成停戰，……三人會五人會仍懸而未決，然實際上爭執之點應停戰問題。……吳文官長鼎昌由滬到渝時，曾約張君關於二十左右到京商議召開敵偽小組事，然張氏在滬與民盟各領袖會商之結論，認為仍應先實現停戰，始能商談解決政治問題，故未應邀，並於華北二十一日返京之便，致函馬帥，說明其本人及民盟各領袖之意見，希望努力促成停戰。二十一日晨十一時，馬帥冒雨至美大使館訪司徒大使，談半小時，仍認爲五人會應先開，王炳南、皮宗石分屬於午後至美使館商談，并無任何新發展。看情形，商談能否重開，將決於二日內，若在二十三日尚不能議出折衷辦法，則中共公佈商談紀錄後，局勢便無法挽救了。」

本文看筆正是在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此時是否有了折衷辦法還不知道。所謂「局勢便無法挽救」，就等於說要繼續打下去，更大規模打下去，長期打下去，或者說國共雙方，尤其是國方，再加上美國政府及其派遺在中國的調人，就不能再含含糊糊下去，而必需在全面內戰和全面停戰二者之間，全面助國和全面撤兵二者之間進行抉擇了。本來自六月休戰談判後期，國方提出了「四項要求」，從七月起的全國內戰中，國方又提出了「五項要求」，直到「八、一四」的宣告發表，國方方法西斯派堅持內戰的真實面目已暴露無遺；美國調人自發表八月十日的聯合聲明後，也宣佈調處失敗；接着中共釋放日稱有「七個月的總結」和「全解放區動員起來」兩文發表，黨報雜誌十二卷四五兩期合刊，發表了「立即無條件停戰！實行政協決議」的代表時局意見的社論，同時，發表了周恩來對時局的歷史談話，更鮮明地顯示了中共對調處與全面內戰的態度。那時中國局

勢的嚴重性，已經到了要「攤牌」的時候，亦即到了國方不能不在全面內戰和全面停戰二者之間，美方到了不能不全而助國和全面撤兵二者之間進行抉擇的時候。

然而那時，國、美兩方沒有這樣做，却想出了一個什麼非正式的五人小組會議來拖，來騙，來於拖、騙中大打。現在五人會和三人會的爭執，又鬧成了僵局，不，一方堅持停戰和一方不允許停戰的爭執又鬧成了僵局，局勢雖然是極端嚴重了，怕仍然只有另外搞出一個什麼新花樣來拖，來騙，來於拖、騙中大打。

還是什麼原故呢？這是由於「國民黨法西斯派與美國政府的現行政策，在三、四月東北內戰擴大後暴露出一個非常顯著的矛盾，即是一面決心進行反中國人民的內戰，一面又不承認這一內戰的存在。他們之不敢承認，前者是爲着要迷惑中國人民和迷惑美國輿論不反對其繼續獲得美國政府的援助；後者則爲着欺騙美國內外，以便繼續以「中立的調處者」的身份君臨中國。如此，他們搞弄着談判與調處的法法，以誘騙人民的和平願望，掩護其罪惡內戰的進行」。(見文川先生著「改組政府用意在」一文)

所以他們手裏的「牌」是攤開不得的。自然，如果是採取全面停戰，全面撤兵的辦法，那就太好了。然而那於「他們要爲爭取獨立而浴血抗戰八年的中國，變成爲一個爲美國所獨佔支配，爲國民黨法西斯派所統治的非法獨裁的殖民地」(亦見前文)的願望，又太相反了。那罷，就乾乾淨淨地採取全面內戰，全面助國的法法，不也很容易嗎？但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要求的是和平、安定、生活。爲着內戰，全中國人民已經活不了，你要全面內戰，你要幫助國方全面內戰，你就是與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爲敵。而且在全國內戰，全面助國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就將在事實上乃至在法律上(在政協的民主法統上)失去全國代表性的地位而成爲革命的對象；美國政府就將在事實上乃至在表面上出現着事實上雖然已

不能算做敵人。在表面上還是講人（失掉「中立的調處者」的地位而成為表裏一體的冤鬼。

是的！只要有美國的援助，中國人民的死活是可以不管的。只要有美國的援助，中國人民革命的力量也未嘗不可以消滅（？）是的！美國只要有足夠的力量援助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派消滅中國人民革命的力量，就是與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為敵又何妨。但在內戰的藝術上以及助內戰的藝術上究竟有許多不方便的。譬如說，中國如果已經孤破談判、調處的局面，具在毫無遲延的情況之下大打內戰了，「中立的調處者」就該下旗倒面，藉口送存、軍備、實際是運兵、護路的外國軍隊該從中國海岸線各方面撤退。這對於「全面助國」的美國政府是不方便的，這對於「全面內戰」的國民黨法西斯派也是不方便的。所以他懶於不能放棄「假談判，真內戰」，「動小架，幫大打」的兩面政策，亦即不能不想出許多方法來拖、來騙、來於施、騙中大打的政策。

那麼，據我看，就是「在二十三日以前，不能談出折衷辦法」，就是中共公佈了高談紀錄，弄得局勢無法挽救，仍不能把「牌」從手裏攤開來看，內戰要繼續打下去，更大規模打下去，長期打下去；但國美兩方將仍然是含含糊糊不能在全內戰和全面停戰二者之間，全面助國和全面撤兵二者之間有所抉擇。在這種情況之下，代表中國人民的力量，將仍是堅持停戰，堅持國家的獨立、和平、民主，為保衛國家的獨立，爭取和平、民主，再也不能對國美兩方存一絲一毫的幻想，只有準備自己的長期奮鬥，一直到長期停戰。

那麼，在長期內戰與長期停戰的中間，是否還有可備出現一個假停戰呢？即在長期停戰未來到前，是否還有可能出現一個假停戰的階段呢？這可能是有的。然而仍需要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合力來爭取。譬如說：爭取自衛戰爭在戰場上的暫時勝利，爭取國際環境在國際巨動派的自相矛盾之中的暫時好轉，這是可能的。但要從暫時停戰達到長期停戰，却只有一劑本領的準備自己的長期奮鬥。因為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長期停戰，不是暫時停戰。

那麼，長期內戰是不可能避免的了，也就是說，國美兩方已選把維持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希望，全部肯定的寄託在內戰上面，今後前線和戰場

上的殘酷的戰爭只有更加殘酷，而後方對於人民的反動的壓迫和鎮壓，也就只有更加嚴酷。「近日南京各報曾披露，所謂「首都緊急治安會議」及「對國民黨實施辦法」并紛紛對各界之無名軍已經重新變更，而首都戶口總清查則已在實施。本月十日，武漢行報，憲警，及國民黨黨部警備機關合舉行武漢三鎮戶口總清查，出動五十五五小組人員六百餘人，五小時內，拘獲各種嫌疑犯達二千餘人之多。上月十四日起，長沙舉行了五天的戶口總清查，深夜施行，被綁架及失蹤的人當在三百以上。早在六月間，北平市府就已經發佈了「非常時期維持治安緊急法」以後又把西安的黨部特務，調到北平，北平早就被人們稱為不自由城了。在星期，權全開軍家之後，特務機關又要收買流氓抗手五千餘人，施以訓練，充當保衛。在廣州，國民黨當局已將包括較活動的民主人士的無名軍，交付保安司令部及警察局。在蘇聯，則於深夜半夜作突擊式的戶口搜查。在南京沿滬蘇州、無錫、武進、江陰、丹陽各縣，則於上月中旬，繼南京警察總局派兵二百名施行戒嚴之後，亦相率施行緊急戒嚴。在太倉縣通令老百姓繳糧俱保單

「以生命互担保非奸黨份子」！黨人民堅決反對的「警管區制」，實際上，已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地先後實行起來……重慶在本月初就已正式實行了警管制，竟至將「左翼分子，民盟盟員，中共黨員」與「匪黨」小倫同列於「特種戶口」之內，全市戶口總清查，亦設立六個「警管區」分別進行，并以規定市「警察保甲稽察辦法」，以「保甲地方秩序，進行一關於戶口清查及劃分」及「關於城內戶口清查及出入市境人員之必要檢查及取締」……（見一月二十三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縱使上述這些事實裏面，就可以看出，後方對於人民的控制與鎮壓，是一天一張加緊了。

這種現象，毫無疑問的是在繼續內戰、大規模內戰、長期內戰的總形勢下表現出來的。這不可以等閒視之的。這一方面要隨時隨地提高人民的警惕性；另一方面更要加強中國人民準備長期奮鬥的決心，打銷對於「談判」、「調處」含有可能誠意解決問題的幻想，同時，也不放棄可能促成停戰和平的任何機會。只有把局勢硬逼過來使它達成停戰——儘管是暫時的，才能從根本上削弱國美所玩的「把戲」花樣，從暫時的停戰達到長期的停戰。

一九四六、九、廿三於陪都。

### 邱吉爾並不孤立

本月十九日邱吉爾在蘇黎世所發表的演說，國內的輿論，一般的都很少反應。這未免是太小看邱吉爾先生了。邱吉爾這次演說，正如斯大林對他三月五日在蘇聯所發表的演說，所指出的那樣：「邱吉爾並不孤立，他的友人不僅遍於英國，而且也遍於美國」。

邱吉爾之所以不會孤立，這決不是偶然的。這不僅因為他是英國保守黨的領袖，是英國的前任首相，是老牌專家，是二十六年前的反蘇十字軍的發動者和組織者；而且更因為他在他有後還有著一個最行動最老練而又最狡猾的英國大礦產資本家階級。這一階級，直到現在，仍然是英國政治生活——特別是對外政策的最有力的發言人。當前的工黨政府，雖然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但衆所周知，英工黨所代表的存在就是建築在英國大礦產資本家對殖民地殘酷的榨取之上。所以工黨政府在內政上縱使也有些地方與大礦產資本家有些爭執，但在外交上它却始終都在仰仗着礦產資本家的政策的。其次這一階級資本家階級與世界各國的礦產資本家階級也存在着相當和善的糾紛和矛盾，但在反蘇反共反人民這一點上，他們却完全一致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這一階級現在已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礦產階級漸漸打成一片，結合在同一托拉斯之內。例如英國最大的托拉斯——帝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就是以英美的

礦產資本家爲它後台老板的。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之下，誰能說邱吉爾先生是孤立的呢？

六個月來的事實，也已證明了斯大林這種估計並沒有錯誤。六月前邱氏所揚言的「反蘇綱領」，英美政府當時雖皆宣佈並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但六月來他們的所爲，却完全是影響着這一個綱領。原子彈的威脅，是依照邱氏的計畫而由英美保持起來了。英美的軍事同盟，現在也按照邱氏的計畫在進行着談判了。其次談判結果如何雖難臆測，但英加聯邦和美加聯邦却已成爲事實。最近並有英美希土四國準備訂立軍事同盟的傳說，這更

## 從富爾頓到蘇黎世

對邱吉爾演說應有的認識

辛濤

是比邱氏所希望的還要更進一步。不承認東歐的新民主主義——特別是波蘭從德國獲得的國土（按這是邱氏簽丁字的柏林會議決定的），不承認之於英美的種種無聊的外交活動（如美對南挑釁，英向伊進軍，英美艦隊的到處武裝「訪問」和演習等），而且也見之於他們的外交文獻（如美美勃波通談美致南最後通牒等）根本真演說（如貝爾納斯在德國斯圖加特的演說）。至於對團結各國反動派操縱各國民主力量，英美當局亦莫不盡力以赴，甚至因此而使各國爆發全面的內戰（如在

中、菲、希臘國）也在所不辭。總之，六月來國際上各地的反蘇反民主的喧嘩，都可以說是因此氏三月五日的演說而產生，過去如此現在亦不能例外呢。

作爲一個中國人，除應明瞭邱氏在國際上的壓力外，更應明瞭這一壓力間接的和直接的給我國帶來的災害。間接的災害，就是通過美國對華政策所帶來的災害，大家已親身感覺到，勿須再說。直接的災害，就是英國直接援助了我們的災害。這種災害現在亦已開始，如最近港政府否認九龍仍爲中國領土，英空軍已在新疆西南聘任米爾達按設立情報處，美籍又傳英擬贊助西藏對華獨立，並準備和西藏訂約，允許英國建立若干基地等等。所以我們是要嚴密注意邱氏的演說的。

舊的陰謀，新的補充

如上所說，邱吉爾上次在富爾頓所發表的演說，新的反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十字軍的號召，一般說來，差不多都已漸漸實現了的，但實現得並不全如邱吉爾原來的理想。按邱氏原來的理想，是由「鐵錫蘭」的英籍民族即英美兩國來共同領導這新的反蘇反東歐十字軍，共同統治世界。邱吉爾這種想法是有他的苦衷的，還是因爲這次大戰以後，大英帝國已經極頂的疲憊了，他不僅沒有足夠力量去領導廣大的殖民地進進步的民族解放運動，確保自己當日的統治，而且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和商船來維持到遠東這些殖民地去的「生命線」。因此他才向鐵錫蘭的美國「搖尾乞食」請求

補充

補充

補充

與他共同領導反蘇反東歐的十字軍並共同統治世界。但不幸美國也看出了英國這種動向，所以美國雖謂他的反蘇反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主張，但卻「不能接受英國殖民地政策的遺產」，「美議員布魯斯特語」拒絕了他的共同領導，而單獨領導。拒絕了他的共同統治世界，而創造「美國的世紀」。五月間，美國國庫借款給英國時，甚至連乘機大敲一次竹槓，強迫英國取消帝國的最低關稅和會務集團，於是英國的殖民地與英國的關係更加減少，而與美國的關係却逐漸增加起來。這一切後果，當然都不是邱吉爾先意料所及的，因此不得不另想補救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十九日他在蘇黎世演說中所標榜的「歐洲合眾國」。

這「歐洲合眾國」，很顯明的就是過去高唱入雲的「西歐集團」的變相組織。它固然含有反蘇的意味，但同時也是針對着美國各種殖民地行政的要求。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替英法比荷等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扮演一種防止殖民地再被分割的危險的保險公司。關於這，在邱氏的演說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線索，他說：「倘使一旦歐洲各國得以團結一致分享其共同之遺產，則其三億或四億之民將獲得之幸福榮榮及光榮，蘇俄猶鮮」。這裏面的一遺產」一字，除了是指「殖民地」而言外，是決不會再有其他的解釋的。

此外，邱吉爾這一計劃，還可能包含另一陰謀，這就是準備將西歐各國作爲英國反蘇的體系和警衛線。邱吉爾一定記得很清楚，兩次世界大戰，英國都首先是接參戰，結果自己雖幸戰勝，但帝國的家聲却因此而大大削弱，在將來的反蘇

大戰中，假如西方既有美加作強援和警衛線，東方又有西歐各國作強援和警衛線，那自己就可以像一次二次大戰中的美國一樣，躲在背後來管轄，作各國的兵工廠，發戰爭財，既可達到攻蘇的目的，又可達到削弱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目的。這真是一舉兩得的妙計！在這計劃中，邱氏其所特別強調法德兩國的共同領導，其原圖亦在此，因為在今天歐洲的各國中，在邱氏看來，能夠担当得起英國反蘇的貓腳爪的，當然就只有法德兩國。

在邱氏演說中，還有一段話，我們也應加以密切注意的，他說：「一時間短促，危險並未過去，猶掌握原子彈之國家，吾人信其僅將爲正義而運用此種武器。唯不出數年，原子彈祕物傳遍世界，而其破壞性之運用，即可粉碎地球本身」。這更亦彰彰地道出了反蘇急色兒的心性！這種心性，不僅在英國人中有，美國人中有，而且咱們黃國人中也是不少的。

### 二十六年前前的命運

六月前邱吉爾的富頓演說，斯大林曾經給它下過如下的斷語：「我並不知道邱吉爾和他友人，就組織新軍事運動反對東歐的事，是否能成功。這種成功很不可能，因為千百萬的平民，都守着崗位，保衛和平，縱然使他的組織得以成功，那麼他們將一定遭到打擊，正像二十六年前遭受擊敗者一樣」。這一斷語，今天，我想是更適用於邱吉爾十九日的演說的。

假如說：六月前東歐各國的平民已有足夠力保衛自己，那今日是更加有力了。六月來，他們的各種經濟改革已漸趨完成，人民的生活已

日趨改善，波西新爆發勢力與戰爭犯亦已陸續逃進監獄或送上斷頭台，波蘭六月間的選舉和保加里亞本月初的政治復決亦曾人民獲勝，甚至意共在憲政府和英美多方壓迫下也不斷在壯大中，黨員已由去年一百七十多萬增加到今年七月間二百一十多萬。在希臘，帝國雖因英美的武裝支持而復活，但人民並不承認，而且現在已開始實行「槍炮的批評」。

假如說：六月前邱吉爾的反蘇綱領，還不會引起英美的矛盾，實行的結果却仍出乎邱氏意料之外的話，那今日這一針對着美國要求承認各國殖民地的行政而組織的「歐洲合眾國」，美國當然是更難忍耐了。也就是說，它的實現的可能性是尤其少了。

假如說：六月前邱吉爾的反蘇綱領，因為他太強調英美的領導權，結果曾招來世界各國的不滿的話，那今日邱氏準備用一個「歐洲合眾國」把西歐各國組織起來，作爲他反蘇反東歐的體系和警衛線，那西歐各國當然是更難回意的了，雖然在確保對殖民地的統治上，他們之間大多數仍有着共同的利益。

退一步說，就是這「歐洲合眾國」又能組織成功，並因此而爆發了反蘇的世界大戰，但結果被粉碎的也一定不是蘇聯，而是邱吉爾這些先生們自己。關於這，在本刊「郭老會發表過一篇「再論外力干涉」，已有精詳的批評，讀者不妨復按。

總之，任何反動派絕不會停止他們的反動活動的，但人民的力量仍是不可戰勝的。還是已死的王若飛先生說得對：「民主的浪潮高漲一寸，法西斯應力高漲十寸，我們還需要高漲百丈！」「文！萬萬丈！」（五十四日）



# 哲 學 講 座



## 新 哲 學 教 程

(廿六續)

侯外盧 著  
羅克打 合著

### 第四章 辯證唯物論

#### 第三節 物質、運動、時間、空間(續)

辯證唯物論底物質觀  
 辯證唯物論底運動觀  
 辯證唯物論底時間觀  
 辯證唯物論底空間觀

辯證唯物論底物質觀，是正確的科學的物質觀，只有它才能徹底地貫澈着唯物主義底觀點——承認物質運動的自動性，物質對於精神的首次性和第一義性，以及物質運動規律的可認識性及其知識之可靠性。因此，由辯證唯物論看來，說「世界是物質的運動」，正是因為這樣，所以，辯證唯物論堅持着下面這一個根本的命題，以作為其物質觀底理論基石：「無物質的運動，和無運動的物質，同樣地是不可想像的」。

顯然，世界不過是物質運動之總體，各個特殊的物質運動形態都成爲這一總體之某一側面，因此，物質是無限的。首先，從時間上說是無限的，它是無始無終的。客觀世界在人類出現以後是存在的，同樣，在人類出現以前，也是存在的。其次，在空間上說也是無限的，誰更想得出物質運動的一定界限，那是最難的事情，因為，當我們這樣想時，就等於承認在物質運動的界限以外，還存在着非物質運動的領域，而這樣，就很有可能，進一步地走向神父主義的說教。

辯證唯物論的理解，首先是和觀念論相反，在觀念主義者看來，「無物質的運動」是可以想像的，在辯證唯物論看來，凡是承認「無物質的運動」這一根本命題，就必然走向神父主義的說教。其次，辯證唯物論的理解又和機械主義不同，在某些機械主義者看來，「無運動的物質」是可以想像的。另外一些機械論者，雖然承認物質

與運動的不可分割，但是不能夠把運動當作是物質底根本屬性之一，更不能夠從物質自身底固有之矛盾及其鬥爭之展開的過程來說明物質之自動，因此就不能夠理解物質運動之多樣性。大體上，他們都只能夠理解機械的運動形態，把空間上之轉移，當做是物質運動底唯一模式。正是爲此，因而便使辯證唯物論之物質觀，不傳與觀念主義不同，而且亦與機械主義有別。現代自然科學之研究成就是駁倒了誰呢？是駁倒了觀念主義呢？還是駁倒了唯物主義呢？我們必須對自然科學底物質觀之史的發展底某些地方，作一簡略的回顧和論述。

在古代世界，以赫拉克里特爲首的自然發生的辯證法唯物論者是堅持着與科學的辯證唯物論底物質觀的同一命題的，即承認世界就是運動着的物質的運動。雖然，他們堅持這一個命題是並不澈底的，原始的，樸素的，朦朧的，和直覺性的。但是，在人類思想史上，他們總算是第一次自發地天才的站在這一個根本命題底觀點之上。赫拉克里特曾經引用了人的雙足不能夠兩次同時踏入一河流的例子來說明世界底物質運動，認定物質底變化底結果。所以，他曾經用過如下幾句簡明的話來表明他底樸素的理想。他說：「世界是一切中的統一的，不由任何神與任何人所創立，而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永久活着的火，規律地燃燒和規律地熄滅」。自然，赫拉克里特底這種樸素的直觀，不但是缺乏範圍的自然科學基礎，而且由於歷史的限制，自身亦不能夠免除其神祕性，明白了這一點，便會了解爲什麼德莫克里特要站在機械唯物論底觀點上來修正了它，而提出了他底著名於後世的「原子論」的物質觀，以代替赫氏底思想，這樣就意味著從辯證的唯物論(自然發生的)向着機械唯物論的轉變，這種轉變就意味論分離了，唯物論走向澈底機械化，這種機械化過程主要地是借助了力學和數學以完成的，這種轉化過程，歷史地說來，這是必然的結果，它自身還是有着其光輝之意義的。

根據德莫克里特的理解，物質是由一種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原子的微粒所構成的，至於物質的多樣多樣性，他則認爲是這些微粒依照着機械的秩序的必然法則所展開之必然結果。這樣，在歷史上就首先開始了物質由微粒所構成的思想。在德莫克里特以後的百餘年，伊壁鳩魯又繼承了







持。在相持階段——儘管不是勢均力敵的平等相持，敵人的力量還是不可輕視，尤其不可拿個單的公式看法來對付，這就是說不可採取苟且輕率的態度，而必須要謹慎，機察和採取嚴肅的態度。要知道，反民主人民的法西斯路線，越覺得它的勢力日漸薄弱，就越會加強反動，而其所運用的戰略戰術，也就越趨巧妙。對於這樣一個詭譎奸狡的敵人，誰若加以輕視，誰若採取輕率的態度，誰就一定會犯嚴重的錯誤，而使人民路接受到重大的損失。爲便不犯錯誤，我們就有了解反民主人民的法西斯路線戰術戰略的必要，而欲了解這一點，那就必須研究兩條路線鬥爭的根源。

兩條路線的鬥爭，在中國的革命史上很早就已經存在，可以說，從滿清末葉的鴉片戰爭以來兩條路線的鬥爭就已經存在，但今天我們沒有時間來從那末遠說起，我們只好從抗戰中即從抗戰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兩條路線說起。

在抗戰的過程中，兩條路線的鬥爭表現在甚廣地方呢？可以說表現在：一方面是國民黨法西斯派極端擁護人民和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覺醒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簡言之，一條是人民的全面戰爭的路線，一條是壓迫人民的片面戰爭的路線。法西斯派所採取和執行的就是後一條路線，人民所採取和堅決執行的則是前一條路線。因此，戰爭一開始就分爲兩個戰場，一個是國民黨法西斯派統治、支配和佔有的戰場，一個是人民在敵後將敵人驅逐建立起來的解放區戰場。這兩個戰場是完全不同的：在國民黨法西斯派統治及其統治區內，在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還要堅持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執行壓迫人民片面抗戰的消極政策；有人說，國民黨法西斯派的抗戰，僅僅是少數軍人相負的軍事抗戰，而在政治上則是反動的，國民黨法西斯派

與自寇，僅在軍事上是敵人，而在政治上則是密友。因爲國民黨法西斯派照舊壓迫人民，不肯發給小一半以上，並且大部都失去了戰鬥力，使得它與人民之間造成了深淵的裂縫，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層起的嚴重局勢，使得它在抗戰中的作用不僅不是抗戰的力量，而且變成了對員與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

爲甚麼會產生這種嚴重情況呢？要明白：國民黨法西斯這個階級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官僚階級的利益，而這個階級在中國卻是極少數的，雖然是極少數，可是他們却壟斷着操縱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機構，他們把保存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戰放在第一位。是的，他們也喊「民族至上」，但他們的行爲却與民族中大多數人的利益相反，他們也喊「國家至上」，但他們所指的國家却是封建獨裁的法西斯國家。因此，他們就害怕人民起來，害怕民主運動，害怕動員全國的抗日戰爭。這就是他們採取摧殘人民消極抗戰政策的總根源。他們爲甚麼反對民主，反人民呢？就是因爲他們是代表極少數大地主、大銀行家、大官僚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就非反民主反人民不可。這就是反民主反人民的本質。明白了這點，我們就可以了解他們爲甚麼不執行三種文獻所規定的東西。因爲三種文獻所規定的，都是與他們的利益完全相反的。但目前是民主潮流支配一切的時候，不僅全中國的人民要求中國民主，而且全世界的人民亦要求中國民主，甚至連片面支配它的美國政府亦不敢公開主張中國不民主。爲着應付這種形勢，於是他們便花樣百出了，他們的戰略戰術便特別巧妙了，因爲不如此，他們就要失敗，就要垮台下去。

（特稿）

（維護民權）

國會之所以爲討論國家基本政策的機關，正在其爲我抽稅撥款的機關。這個機關，如果由內閣內無論什麼人，只要他能得到相當人民的選票，都可以參加，在其內取得發言權，有了發言權，他們就在對於國家有了榜之威。現在我們的國家國防最高委員會，而此委員會內的份子，全係國黨的黨員，別的黨派常站在門外，甚至，被逐至深山窮野，而這個黨據其自稱亦不過一百萬黨員，佔全國人口四百五十七之一，以一個人來支配，操縱，動用四百五十人掏腰包出來的款項，且無放鬆的徵象，來辦得自己一個人（黨）的事。事之不公，事過於此？

這話說明明一個人如何才算對於這個國家有份兒，已舊明白，用不着解釋。不過我認爲何先生畢竟還是一個思厚長者或天賦靈敏的教授，居然以爲我們的國家抽多少稅辦多少款的基本問題，是全都取決於國防最高委員會，以爲今天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是決策的機關，居然以爲委員會內的份子，全係一黨的黨員，居然以爲一黨的黨員，可以參加國家的決策，居然以爲佔全國人口四百五十七之一的一黨黨員，能以一個人來支配、操縱、動用四百五十人掏腰包出來的款項，且無放鬆的徵象，操縱一個人（黨）的事，何教授！我老實告訴你，我現在無論從事實上與法律上說，都是一個有歷史的國民黨員，但我就連會都不准參加，不要說參加國家的決策了，不要說支配、操縱、動用四百五十人掏腰包出來的款項了。國防最高委員會，也根本不是什麼決策的機關。真正決策的只是個把八萬極少數人，這才是你操縱的，「事之不公，事過於此？」

（知）

為了變革現實，我們要認識現實，但除了一般地認識現實之外，我們還需從學習中去磨練我們變革現實的武器。

世界著名的泰奇乃特·法·文西，是數學家，是建築家，是機械師，同時還是藝術家，科學的灌漑方式是極發明的，飛機的原理是他發見的，他的繪畫，直到現在，還沒有被人忘却，而且也是不能忘却的。像他這樣一個綜合的天才，畢竟是少的。就是說，文西吧，他也還不是

# 磨鍊變革現實的武器

劉文茵

談 習 學 三

從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來貢獻他的才力，絕不能從全面來把他的才力發揮盡致。

應該從那一方面來貢獻我們的才力呢？

答復很簡單：具有那方面的才力，就從那方面來貢獻，比方說，你具有藝術方面的才力，就從藝術方面來貢獻，具有科學方面的才力

，就從科學方面來貢獻。至於怎樣才能發現我們的才力？也簡單得很：我們對於那方面有最大的興趣，我們就在那方面潛伏着最大的才力。我們的才力，是潛伏着的，並不是一開始就以有形的姿態顯露的，只有經過不斷的磨練，它才能表現出來。但要是你對那方面絲毫沒有興趣，那你就根本不能進行不斷的發掘工作。所以興趣可以說是潛伏着的才力的一個方面的標誌。自然，我們決定從那方面來貢獻我們的才力，還應該顧到時代迫切的需要。

如果本來是學習的興趣，由於感到現代中國需要精神上的陶冶，所以便轉過來從事文學的創作工作。不過，在這邊需要波瀾又正待建設的時代，無論那方面的才力，人民都將視為現實，這是一。再：世界雖沒有全才的人，但任何一個人的天賦才力，也很少是單純到僅僅只有一方面的，通常的現象是：某個人，某方面的天賦較強，某方面的天賦則較弱。假如最強的才力適於時代的需要，就從這方面來求發展吧。要是我們所處的時間空間更迫切需要我們較弱的天賦，那末，就讓我們暫時把那最強的才力擱起來，為將來？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在變革現實，現實需要甚麼，我們就應該盡我們所有給它甚麼。然而，在這一路上，我們却常遇到這樣的朋友，當現實需要其較弱的天賦時，他總覺得不高興不愉快，甚至厭

惡消沉起來，他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他覺得他的天才被埋沒了。這是不對的。他忘記了努力的目的：不是在發展個人，而是在變革現實，他忘記了如果現實不變革過來，他的天才才會真正的被埋沒。他之所以如此，根源所在，還是虛偽的個人第一。

要是我們所有的才力都為現實所需要，我們就應選擇那能發展最強的才力的一面，至多是以此為主，以他一種偏詞。雖然世界上不少如文西那樣的人，但我們想，假如文西能夠更專精在一方面，那他對人類的貢獻是可能更大的。因為只有專，才能精，只有專精，才能發掘門外漢們所認為的一切訣竅，並從而控制掌握它們，而使自己這方面的才力得到極大限度的發揮，並帶它們而獲登這方面的極高的峯端。如果安分務得，結局是一無所成的。

意志堅定，信心強大，加以不屈不撓的努力，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專家——狀元的。

某一方面的專家，敏銳感須把這一方面的現有水平推進到更高一級的階段，至低限度亦應在其寶庫中添加一點財金，為此，必須精通其理論，熟悉其歷史，掌握其技術，並接受其先驅其同道的經驗。雖然這些並不能外於社會一般的理論、歷史、技術和經驗，但在任何一種獨立的學問，一般性外都有其特殊性。

決定做一個專家，首先就與決定做一個學生，一樣小學生，只有奠定堅實的基礎，才能建築華美的大廈，只有較開闊的門扉，才能容容入室，窺其奧蘊。某些青年朋友中，存在着的強不知以為知的欺騙性，正是阻礙我們在學問上前進的最大障礙。

高爾基在其關於文學問題的理論著作中，再三再四勸告青年學者文學歷史、理論、學習與從事事的某方面的歷史，不僅是文學的入門，也是一切學問的入門。

如前所說，我們應該專精，但由於任何學問都不是孤立的，都與其他部門的智識互相聯繫着，因此，我們應隨着其關係其重要性去逐漸研究着這一中心的每一種對象，許多政治家的熟讀文學名著，就是這個原因，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人類文化的一切成果都成為我們武器的磨礪石，我們才不致變登這

一門學問極端的，

行，行行出狀元。」只要思想正確

決定了從某一方面終其一生來貢獻我們的才力，意思就是說，決定了用甚末武器來進行變革現實的工作。才力不發掘不會發揮，武器不磨練不會犀利，所以我們必須加緊學習，經常學習。這就是認識現實的一般學習之外的特殊學習。

決定了從某一方面終其一生來貢獻我們的才力，我們就須下決心把自己造成為這一方面的專家。不應讓把專家神祕化起來。「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只要思想正確

行，行行出狀元。」只要思想正確

# 我和行知先生

蕭伯贊

我永遠不能忘記，七月廿五日這一天，這一天，是貴的朋友，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義的戰士陶行知先生逝世的一天。

大約是上午十時，田漢先生帶着他的女兒，到佛光醫院來探視我，當時我的黃腫病，還是很嚴重。醫院院長公佛光先生，和田先生是朋友，他留田先生和他女兒午餐。我雖然不能吃飯，也勉強養病床上起來，坐在餐椅的旁邊，聽他們講話。

正在午餐的時候，一個青年很慌張的跑進來，我認得是樓際君。他是生活教育社的社員，是行知先生經常派來看我的一個朋友。樓君每次來看我，腳步是很輕的，這次腳步沉重，面色緊張，我

知道，一定有什麼意外的事，這意外的事又一定與行知先生有關。我即驚慌連想到文匯報登載的「黑榜」，連想到行知先生是「黑榜」上的「探花」。

果然樓君帶來的消息是「陶先生中了風」！而且「已經斷了一次氣，現在很危險」！

聽到這個消息，李醫師即卸穿衣服，他的夫人一穿鞋他準備給穿，大約在五分鐘之內，田先生和李醫師，在樓君的導導之下就趕赴行知先生的病房。我要去同去，被李醫師勸阻。

我回到病房尋找我的內人淑琳，還是想在她的扶持之下去看行知先生，恰巧她出門了。我躺下，我又坐着，實在不安，我還是要去，我穿好了衣服走下樓梯，但劣的兩腿實在無力，又走回病房，脫了衣

服，躺在床上。

不到廿分鐘，醫師和田先生回到醫院，他們帶給我的，是行知先生已經逝世的噩耗。像電一樣觸到我的神經，使我不自覺地從床上跳起來，我拉着李醫師的手，我問他：「是不是中風？」他說：「不是中風，是腦溢血。」「就沒有救了嗎？」他說：「太晚了！」我無不任我的熱淚滾滾而下，我禁不住不放棄大哭。

正在一個時候淑琳回到醫院，我又想和他同去靈安新村，田先生和李醫師又勸阻我，說我不能受刺激。但田先生却催淑琳快去，陪伴陶夫人。

淑琳去了，李醫師去了，田先生因為要通知其他的朋友也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人，已經是傍晚的時候，我躺在床上，望着糊樓的

電燈，我回想我和行知的關係，從聽到他的噩耗，想到我和他最初的面面。

## 二

我第一次見到行知先生，是在颯那師範。在我沒有見到他以前，我想像中的行知先生不過是杜威博士最好的一個中國學生，和其他穿西服說洋話的洋學生恐怕沒有什麼區別。他所辦的曉莊學校，也不過是一個模範的教會學校，和其他模範學校的教會學校，怕也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當我見到行知先生時，和他說話並沒有夾一句兩句英文，他身穿的並不是洋裝，而是一身土布的學生服，再看曉莊師範裏面並沒有禮拜堂，這裏的學生也看不到一個花花公子，舉凡小姐，都是一些農民子弟。從這時起我才改變對行

如先生的觀念。

第二次和行知先生見面，是在長沙，那時正是抗戰的第一年，武漢還沒有失守，日本的在西斯，還在用美國飛機和炸彈圍攻武漢，而幫助我們保衛武漢的，正是被目前中國法西斯分子認為「新帝國主義」的蘇聯的飛機和大炮。這時我正在長沙主持中蘇文藝長沙分會的工作。

在某天下午我和呂麗羽先生從嶽陽山邊登程回來，沿着湘江東岸往北走，在小西門附近看見行知先生迎面而來，還是穿的一身藏青色布學生服。我和麗羽招呼他，邀他到我家去談話，他說「來不及了，今天就要動身到重慶去。」我們問他「為什麼不留在武漢，參加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他先和我們說了一句笑話，他說「有了陶德曼就不用着陶行知。」但接着他就告訴我們一件事實。他說有人要他留在武漢做三青黨的幹事，而且留他的是一位貴夫人，但他有一個建議，三青黨最好不要排除任何黨派的青年，他應該是中國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青年的一個綜合組織，結果他的建議被拒絕了。自然也還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但他認為有一

個工作比任何工作更重要，就是保衛我們的下一代。他說：「現有成千成萬的孩子，流亡到重慶，沒有人管，我要到重慶去救救這些孩子。」說到這裏，他因為急於要去接洽交通工具，我們就握別了。

第三次見面是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這次見面，是在馮煥章先生的官邸。那時馮先生住在巴縣中學裏面，我在馮先生那裏講授中國歷史。有一天，正在午餐的時候，行知先生來了，還是穿的那一套藏青色的布學生服，不過加穿了一件黑色的舊外衣。馮先生以為我們不認識，還替我們介紹。行知先生，第一句話就告訴我：「我已經創辦了一個育才學校，搶救了兩百多個天才的孩子，現在住在一個古廟裏，你來得好，這些孩子正等着你呢！」接着他又告訴我關於創辦育才學校的經過。從此以後我和行知先生，就經常見面。我在報上常常看到他的詩歌，他的講演稿，這些都增加了我對他的認識。

這廿一天中，我看出了行知先生所創造的生活教育，是一種人民本位的教育，這種教育不侷限於生活打成一片，也和人民打成一片。它的具體的表現，就是告訴學生不僅從書本上學習，同時要從生活的實踐中學習；不僅要從教師學習，同時要從老百姓學習。一言以蔽之，就是告訴青年要可貴的智識，是從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智識，最有用的智識，是具體了辨人民大眾的要求。這印的教育，當然是一種革命的教育，人民所需要的教育。

同時我也看出行知先生所創辦的天才教育，已經有些成效。十幾歲的孩子，居然能夠自己作曲，自己編劇本，自己導演自己編的劇本，而且還能寫出相當的創作，在座談會中，能夠分析時局。這些，都證明了天才教育是一種適合於人類智慧發展的教育。

此外，從許多細小的地方，我又看到行知先生對孩子們的關心，比父母關心兒女還要週到。他關心他們的營養，關心他們的寒暖，關心他們的疾病。在二十一天中，我沒有看見一個小孩因為受了委屈或思想障礙而哭的。從這里，我感嘆行知先生原抱擁抱人類變之博大，他有宗教家的心態，但和宗教家不同，就是他有廣愛，也有廣學。我記得他向我說過：「我甚麼都不抵抗，只抵抗一種東西——法西斯。」我以為他這種反抗強暴的精神，正是他偉大的人格之基礎，正是他不朽的光輝之源泉，也正是他偉大的人類變之最深奧的表現。

二

，是一個乞丐。接着就把那本書交給我，原來是一本「武訓遺集」。他很高興地說：「如果我不發現武訓，育才學校恐怕要關門，現在看了武訓遺集，育才不會關門了。」從這里，我看出行知先生在任何困難之前，不肯回頭，只憑他認定這件事，應該做，他就一定要用種種的方法，堅持到底。這種精神正是「仁者不讓。」

我又記得，當湘桂戰事失敗，貴陽吃緊，重慶動搖的時候，我以為他對育才學校的撤退，一定感到困難，去看他。當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整理書籍，他指着書架上的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向我說：「你看，我前天在舊書攤上買了這樣一部大書，一萬塊錢一本，從英國買，郵費都不夠。」我說：「人家都在賣書逃難，你還買書，怎麼好得動啊！」他說：「我因為算定日本人不會來，才買這部書。」我問他：「你根據甚麼？」他說：「我的根據，是日本沒有消滅重慶政府的必要。」從這里，我們又可以看出行知先生在任何危險之前，決不慌張，但他的鎮靜，不是沒有根據的。這種精神，就正是「智者不惑」。

我又記得，在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北訪歡迎人民代表赴京團圓的羣衆大會中，在閉會之前，有一門青年問他說：「也許今天又要重演談場口的事件，先生要小心些！」他回答那位青年說：「那不是我們的事，重演不是預備球打的嗎？」後來他在主席台上，用抑揚有致的音調，發來了簡單而痛痛的講演。他說：「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們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設的民主太醜了，我們需要真正的民主！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內戰，爭取永久的和平！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對獨裁，爭取真正的民主……」

隔了幾天，報上發表了他的「黑暗探花」，那時我已病倒，從地板上爬起來，打電話給他，不是告訴他我病了，而是要他提防「無聲手槍」，他回答我：「我等第三槍！」  
「偉大啊！這才是『勇者不懼』啊！」  
但行知先生一生，刻苦自己，布衣粗食，砥節厲行，數十年如一日。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有過自己的家產，我從來沒有聽見他談到他自己已的兒女，更沒有聽到他談到自己

的生活。只有一次，那是在魯教員除名以後，他向我說：「現在，我的內人變成了我的外子，我變成了他的內子。」我不懂，他告訴我：「現在他在工廠作工，我在家里管事。」  
但是他對於青年，對於朋友的誠懇和幫助，却是世所稱有。他的誠懇並不表现在面上，我從沒有看到他有些熱烈的表情，但他的內心，却蘊藏着最大的誠懇，燃燒着火熱的情感。只就他對我而說，在抗戰的幾年中，他關心我的生活，關心我的健康，關心我的著作，真是無微不至。我有幾次氣血病與心臟病發作，都是因為他的幫助才好轉的，我的近著「中國黨綱」第二編，也是因為他的幫助，才從五十年代社編出來繼續印行的。甚至他對於我吸煙的嗜好，都沒有忘記，他自己不吸煙，但外國友人送給他的香煙，他一定接受，那怕是一支兩支都替我留着，託人帶給我。有一次他送給我一支駱駝牌的香煙，附詩一首：

「吸一支駱駝煙，送一個活神仙，寫一部新歷史，流傳到萬萬年。」

詩後還有這樣一行注文：「美國 Roundtable 先生來訪，送我一支煙，轉送給你吧！八月九日，一九四四年。」  
又有一次他送給我兩包「幸福牌香煙」，這是託「勁健世界」的譯者嚴林帶給我的，也附詩兩首。  
「帶禮物來自羅斯福之國，裏面包裝着四大自由，裏面藏着，相必的智慧之火點着，敬他 Peace 自由來。」  
「這禮物來自羅斯福之國，裏面包裝着四次勝利，裏面藏着，用智慧之火點着，敬他 Victory 自由來。」

十一月會開會，至五十四年。  
現在，我讀了行知先生遺稿詩，大有感慨，因為「羅斯福之國」已變成少數幾種西分子所把持，在羅斯福之國「出產的香煙中，再也見不出自由來了，再也見不出人民的權利來了。」  
行知先生不僅對於我，且如此，對其他的朋友也是如此，甚至對於瘋子也不例外。我記得他曾送歌德過兩個瘋子，有人罵他把瘋子

驅逐出去，他說：「我不能驅逐他，因爲他是一個人，他和普通人不同的，只是因爲他受了環境的壓迫，失掉了控制神經的能力，我們不能改造這種罪惡的社會，我們應該向獅子負責。」

沒有自己，只有朋友，沒有家，只有社會，平凡，樸素，切實，直誠，刻苦，兼愛，佛陀的慈悲。而這也就是「聖者不私」。

行知先生是仁者，是智者，是勇者，是聖者，不過他雖是聖者，但他不像孔子一樣，顛風轉舵，而是砥柱中流，所以他不是「聖之時者也」，而是「聖之背時者也」。

即因他是智者，所以富貴不能淫，即因他是仁者，所以貧賤不能移；即因他是勇者，所以威武不能屈；即因他是聖者，所以美人不能動。

四

行知先生這次到上海來，他不是預備來考「探花」的，他是懷抱着救國救民的熱情來到這東方的大城。他雖然知道在今天的中國還有不少奇特動的子孫，雖然知道這新舊的不肖子孫還在中國製造內戰，但是他相信，和平與民主是今天世界史發展的道路，也是每一個中國人民的一種新的希望。所以當他離開

重慶時，他很高興地向我說：「我這次到上海來，主要地是要做消遣的工作，我想在上海創辦社會大學，函授大學，新聞大學，無線電大學，海上大學，空中大學，讓整個上海，都變成學校，讓上海五百萬市民，都能得到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機會。」

「接着他從口袋中拿出一張英文電報來給我，這個電報是美國接濟會給他的，內容是答應對於他所倡導的民主教育，將給以更大的資助。他告訴我：「我到了上海以後，同時也要和美國朋友商量，創辦二個育才大學，在滬個大學中，附設中學，小學，和幼稚園。」

這樣，我的生活教育的理論，就可完全實現了。」我問他：「不設研究院嗎？」他說：「我們不是已經有了文化研究院嗎？」

行知先生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寫了一封信給我，他告訴我：「一到上海，就被青年所包圍，上海的青年真可愛，他們希望和平希望民主，和重慶的青年沒有兩樣，可是他們遭過的壓迫，和重慶的青年也沒有兩樣。」

後面又說：「我希望你能來上海，房子不成問題，我正以照眼西瓜你注視步獲得房子。」

隔了幾天，我又接到他的信，

告訴我他已經替我找到了住處。在還封信的後面，他附了一句：「以後得來信交吳樹亭先生收。」我知道他已經被人注意了。

五月四日，我到了南京，我到南京，爲的是看我的兒子，他被汽車壓斷了左腿。恰好當時行知先生也從上海到了南京。他知道我到了南京，到處找我，始終沒有找到，因爲我在南京，根本沒有固定的住處，東遷西宿，終日徘徊於馬路之上。後來他從我的二個學生轉了一封信給我，告訴我他的住處和電話，要我接到他的信以後，即帶和他通個電話。這話打通了，他立時就來看我。

我們見面，是在一條大衙門的一間空的辦公室裏，當時我正借這間空的辦公室校對中國史綱第二卷的初校稿。他一進門，就和我說笑話：「聯合政府還沒有成立，你怎麼一個人先就參加了政府嗎？」我也和他說笑話，我說：「我不能等待了，先做幾天官過過癮。」

他提議隨我去遊玄武湖。他說：「在南京看不見綠蔭，只有看風景。」

因爲有人約我午餐，時間來不及，他又提議改遊鷓鴣寺，

大約是上午十時，太陽很大，我

們走了一大段路，才到一輛破馬車，在車上，他問我：「你對南京的感想如何？」我說：「我沒有甚麼感想，我只覺得國府路的兩層牌坊，金碧輝煌，大有帝玉之氣，此外，到處可以看到日本留下來的大炮。」

他說：「南京是一個個很法西新的城市。」以後他又告訴我一些上海的情形，他說：「我在上海演講時，曾經說過兩句話：『政府還都，民主並沒有還都』，你說對嗎？」

第二天，他再來看我，他告訴我兩天要回上海，問我幾時去？我和他約定五月十三日乘火車赴滬，希望他派個學生到車站接我。但是當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時，我到上海北站時，站在人叢中等着我的，還是行知先生。

我住的地方，是行知先生的朋友家里，非常舒適。第二天我和淑瀾去看行知先生，他住在呂班路五十三號勝利飯店三樓的一間小房子裏，這間房子比他替我預備的要更好幾倍。這間房子的面積，約一丈六尺平方，裏面擺了一架生了鏽的鐵床，一張方檯，還擺一個小五層櫃，剩下來地方，就只能容兩三個人了。只有西面有一個窗戶，整個

的下午都在西航之中，熱氣騰騰，令人不可久留，於是行知先生似乎並不感覺。他只是問我：「你住的地方，沒有甚麼不方便嗎？」

以後，我惟次去看他，他形影，都滿年了。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在上海已經講過一百次以上的話。他上海一個沒有過的人海，從有知先生來了以後，他這才漸漸的湧起來，而到六月二十三日本店的十萬人以上的「大大會」，便做了一個巨大的海潮。

我和行知先生最後的會面，是六月三十一日。那時我多了一種原因，已經從行知先生的朋友家中轉到另外一個地方。爲了房子的問題，每天奔走，但是因爲沒有黃金，始終沒有找到房子。貧窮，疲倦，疲乏，使我發生了種種病，和這在此時，我自己也不知道。心裏實在煩燥，懶於發起，總到行知先生那裏去談談。大約是七月十一日，我們到了行知先生那裏。天氣很熱，他穿了一件背心，正在和幾個青年談話，我雙槍青年看到我

們進來，就別去了。房子裏只剩下行知先生一個和幾個客人。我建議我爲他說話，行知先生聽了，說：「我們在上海是怎麼的，在上海的人們，文化，科學，

黃金。他大笑說：「你是不足爲了房子不辭煩？」漸漸就和我最近找房子的經過告訴他。他說：「其實你在我朋友家中住幾天也沒有關係。」謝又告訴他：「因爲兩個人在人家家裏，天氣漸漸熱起來，怕人家討厭。」他就開始說笑了。他說：「沒有結婚以前一加一等於二，結婚以後，一加一等於一，你們雖然都是兩個人，不是等於一個人嗎？」接着他又說：「不要着急，總有房子我們住的。時候好了，當然有房子我們住。時候壞了，也有房子我們住。」我問他：

「時候壞了，怎麼也有房子我們住的？」他笑着說：「時候壞了，在租界裏去坐牢，不是也有房子住嗎？」他這些笑話，倒把我的煩惱揮發了。

我們要走了，他一定要留我們午飯，在午飯前，他拿出他最近寫的兩首詩歌（一首是外國詩人的，我忘記了名字）給我着。午飯時，（我已不能吃飽）他又向我說：「我在史高路路有一間房子，只是沒有衛生設備，假如你願意去住，我可以要些錢請你的朋友們來。」我當然不能拒絕。大約是下午二點左右，我們就和他告辭。他直送我們到橋上的大門口，望着我

們走過了馬路才回去。想不到這一次的分手，竟是我和他永別了。七月一日，我就到醫院了，以後一天天地加重，到十五日，我的病便達到嚴重的階段。在病中，我聽了李國毅到，又聽到指名要斯教行知先生的消息。我知道，行知先生再不能到醫院了，所以我的病一直沒有告訴他。但是十五日那天報紙上發表了我病倒的消息，第一個打電話來問我的，就是行知先生。七月十六日，我進了醫院，第一個派人來看我的，又是行知先生。

從十六日到逝世的前一天（二十四日），行知先生每天都有電話打給醫院問我的病。（這時他的住處已經搬遷至老開過。他總有動，已不方便。）而且每隔一兩天不總派人來看我。他總說我沒有收效，替我送來自己用以治臭虫的的藥和藥筒，並且把自己床上的的一頂舊的軟墊取下來送給我。的的的的軟墊下，但我實在不忍心留下他的軟墊。他聽說我沒有錢醫藥費，前後就給我送來了幾百四十元（其中二十元是德商拿先施和其他團體的朋友捐助的），一直到他逝世的前兩天，還派德商拿先施送來一筆數額不小的款項，他總說我病重，這是有什麼好辦法呢？

大約是下午七時，報院到醫院，他告訴我，行知先生昨晚已經到上海醫院候診去了。同時，晚報上也用大字刊載出行知先生逝世的消息，一切幻想都消滅了。現在，無聊的安慰，就只好在這些話中復活的故事了。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雨中，我在派爾和李醫師的扶持之下，走進了上海殮儀館。用了行知先生送來的醫藥費，替他買了一個花圈，在他的靈柩前，行了最後的禮。最後走到靈柩背後的一間小房中，和行知先生作了最後的永別。

六月二十八日之夜，一九四九年七月

五

五

五

五